

创伤记忆的现实回访与自我书写

——在线社区中集体记忆个案研究

洪杰文 杨金汤 恋

摘要: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每个人都有对公共事件进行阐释的机会,都能在集体记忆的形成中获得主动构建和书写的权利。文章从文化创伤的视角出发,对2003年至2017年间,在线社区“天涯论坛”中有关孙志刚事件的文本内容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天涯论坛”中围绕孙志刚事件形成的集体记忆呈现出明显的创伤样貌。在对创伤记忆进行现实回访中,悲剧成为主流的叙述基调,悲伤、愤怒和失望是创伤记忆中的主流情绪。在集体记忆的构建上,大量网友积极主动地自我书写,将自己类似的亲身经历注入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中,还建立了与孙志刚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受害者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志刚”及“孙志刚事件”逐渐被抽象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以及不公平遭遇的象征。

关键词:在线集体记忆;孙志刚事件;文化创伤;自我书写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0)06-0086-13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860003)

一、引言

中国当代社会互联网高速发展,各类公共事件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呈现出纷杂样态。人们通过互联网了解公共事件,并在互联网上发表针对公共事件的看法,关于公共事件的记忆也大多与互联网紧密相关。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不再仅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为主导,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记忆场所正在被构建,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互联网中主动构建和书写集体记忆。新的传播生态下,集体记忆中主体的互动方式、记忆内容的形成过程、权力的博弈地位等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本依据,是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面对当下互联网中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用户是如何进行理解和记忆的;在这个用户生产内容的互联网时代,他们是如何构建集体记忆的,这其中又有什么特点,成为目前学界逐渐关注的内容。目前我国集体记忆研究大多是以传统媒体为内容载体和研究对象;在为数不多的在线集体记忆研究中,关于记忆的书写大多是以维基百科为主。但事实上,关于公共事件的集体记忆,不仅限于维基百科平台中立性书写框架中,其主流的价值评价与态度、形象构建、创伤修复等都是该事件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程中,“孙志刚事件”被看作是体现互联网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该事件首先被地方报纸曝光后,我国各大网络媒体积极介入,从而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互联网发挥了强大的媒体舆论监督作用,促使有关部门侦破此案,并推进了中国法制的变革与进步。该事件被人们用作观照当下、反思过去、想象未来的一个重要记忆,作为罕见个案被载入2003年的《广州年鉴》,且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在线集体记忆,具有深刻意义,是具有代表性的适选案例。而天涯论坛作为2003年的主流在线社区平台,是当时网民在线内容生产的代表性空间,并且在孙志刚

事件发展过程中,成为当时重要的网络舆论场所。

因此,本文将从文化创伤的视角出发,采用话语分析法,分析在线社区“天涯论坛”中有关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并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从2003—2017年,在线社区“天涯论坛”中的用户,在何种契机与情境下,以何种方式、框架讲述该事件,形成了怎样的集体记忆样貌?该事件的集体记忆被构建有何意义和社会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集体记忆

在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理论之前,记忆和回忆被视为个体的思维活动。在哈布瓦赫看来,虽然回忆是个体的行为,但这一过程是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完成的,特定的社会框架促成了相应的个体记忆和回忆。^[1]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哈布瓦赫便在论著中强调记忆和回忆的集体即社会性质,并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概念。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内所有成员共享的、有关往事的表述。^[2]一个集体中的成员拥有共同的记忆,因而容易形成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哈布瓦赫还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3]集体记忆是个人在当下通过与社会他人沟通之后构建出来的;且这种集体记忆具有社会准则或框架性的功能,会作为评判社会行为的一种标准和框架。^[4]那么,有关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究竟是谁在构建,以及如何构建,这些都将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

1989年,美国学者康纳顿(Connerton)的《社会如何记忆》成为集体记忆研究的一大转向。一是集体记忆从属边界的转换,康纳顿将视野从哈布瓦赫眼中定义明确、特征明显的具体群体拓展到了宏大而无形的“社会”范围,并且将名称转变为“社会记忆”;二是将集体记忆构建的历史变量进行了转化,康纳顿认为哈布瓦赫过于关注集体记忆的当下构建,忽略了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承,因而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社会记忆”的历史线索和传承动力上。^[5]这也是很多国内学者在传统大众媒体流行时期较偏重的记忆研究取向,更强调主流媒体在保存和传承记忆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进一步拓展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他们把集体记忆细分为交流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和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6]交流记忆是指一个集体成员通过日常接触和交流建立起来的短期的、不稳定的记忆,通常是以散漫的话语形式出现,例如在线社区中网友交谈的文本内容等等。文化记忆包括一个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必不可少且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画、仪式等内容,且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维护和完善这种记忆^[1],相比交流记忆,文化记忆具有较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阿斯曼认为,交流记忆与文化记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7],随着事件本身的重要性的影响力的提升,在线社区中构建的交流记忆会逐渐被纳入文化记忆的范畴,更有助于集体成员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培养。海因里希和韦兰(Heinrich & Weyland)在阿兹曼夫妇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网络2.0时代,宏观层面的集体记忆影响着个体的记忆,而个体的微观记忆也能变成宏观集体记忆中的一部分,介于宏观与微观中间的中观层面在现如今的互联网传播格局中得到了凸显。^[8]

(二)在线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通过叙事的形式建构的。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集体记忆的建构主要依靠专门化的社会机构,传统大众媒体是集体记忆叙事和建构的主体。^[9]因此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侧重于以报纸期刊、广播电视、摄影集作品等传统主流媒体作为基本的记忆载体和研究对象。例如李红涛和黄顺铭先是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10],而后又研究了不同类型的12份报纸在2000—2014年间的记者节话语^[11]。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各类新媒体日新月异,集体记忆的载体、内容甚至是建构主体都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范迪克(Van Dijck)在一系列研究中重点讨论了数字时代的媒介化记忆,他认为,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人们回忆的塑造过程,数字化、多媒体化以及“谷歌搜索化”使得长期以来被保存在大脑和模拟介质(如照片、日记或家庭录像)中的记忆在线化^[12]。胡百精也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体对集体记忆可谓是进行了“重写”,主要体现在互联网使大众成为集体记忆的生产者,精英在集体记忆的唤醒、转述和创造上的垄断地位被弱化,而大众书写和权力关系调整必然改变集体记忆的形态、载体、建构机制和消费方式。^[2]

很明显,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加速了“全球数字化记忆场域”(global memory field)的形成。^[13]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个体有机会以书写的形式参与公共事件的交流与讨论,个体生产的记忆内容正在成为集体记忆的来源。^[14]例如杨国斌在探究中国互联网如何构建有关“文革”的“反记忆”时发现,互联网创造出的数字博物馆、档案馆等数字记忆载体,为公共参与“文革”记忆生产与消费过程提供了条件,并且创造出了区别于官方记忆的民间记忆。^[15]这种由网民在线生产的民间记忆,与主流媒体生产的官方记忆形成了并存和竞争的格局。^[16]黄顺铭和李红涛将这种在线存储空间中的集体记忆称作“在线集体记忆”^[17],两人还通过系统分析维基百科上“南京大屠杀”这一中文条目,提出了互联网时代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

值得一提的是,维基百科在国外的研究中,很早就成为在线集体记忆研究对象的重要载体。例如,费隆(Ferron)和玛莎(Massa)分析了维基百科上关于“埃及革命”这一事件的实时纪录与集体记忆建构过程,指出维基百科正在以一种协作的方式,形成关于争议性和创伤性事件的集体记忆。^[18]

维基百科是一个栖身于网络空间中的“全球性记忆空间”(global memory place)^[19],在这个平台上,不同国籍、种族、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用户可以互动,围绕某集体记忆对象展开合作、协商和争论。并且,维基百科的“讨论页”和“条目页”也正好弥合了阿斯曼夫妇提出的交流记忆与文化记忆之间的“浮动的鸿沟”(the floating gap)。但是,对一个公共事件的集体记忆,不应仅限于百科平台中立性的书写框架,其主流的价值评价与态度、形象构建、意义渲染、创伤修复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集体记忆内容,这些内容在百科平台中的体现有限,但却在网络社区中留下了丰富的可研究文本。例如陈旭光通过对百度贴吧、新浪微博等在线社区中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发现,以90后为代表的青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通过记忆文本的协作式书写和仪式化的线上交往,建构与维系了关于高考的集体记忆。^[20]除此以外,孙志刚事件发生于Web2.0时代,天涯论坛是当时主流的在线社区之一,从1999年发展至2013年,约有8300万注册用户^[21]。作为当时该事件发展过程中最强势的舆论阵地,天涯论坛中必定蕴藏着大量有关该事件的在线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的构建过程与样貌均有待窥探。

总之,各类新媒体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哈布瓦赫对语言在记忆中所起作用的探讨开始,传播在集体记忆建构中的巨大作用就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关“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研究也自然成为记忆研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分支。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环境的变化,使得这种在网络空间中构建发展,且以在线形态稳定保留下来的集体记忆,受到当今传播学界的研究关注。

(三)文化创伤与集体记忆

耶鲁大学教授亚历山大(Alexander)这样定义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22]文化创伤理论认为,“唯有集体的模式化意义突然遭到驱逐,事件才获得创伤地位”^[23],换句话说,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能够给人带来震惊和恐惧的感受,事件本身并不一定伴随有创伤性。集体性的创伤构建是一种社会化过程,需要借助文化符号中介和载体才能完成^[24],它具有一种反身性取向^[25]。集体记忆的构建也是如此,可见创伤与记忆两个范畴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借由构建文化创伤,集体成员可以“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及其根源”,从而形成

集体的创伤记忆,并“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26]阿斯曼在研究创伤问题时,也认为创伤式的集体记忆更能够把人民团结起来,比起兴奋与喜悦,灾难、耻辱和遗憾更难以让人遗忘。^[27]

相关研究表明,文化创伤理论通常能为我们审视创伤性事件的集体记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李红涛和黄顺铭便是从该视角出发,在对《人民日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南京大屠杀及其当代记忆困境被建构为历史的和当下的文化创伤,核心主题都是“耻化”叙事,且主要依赖加害者和见证人来“为历史作证”,以此来建构大屠杀的集体记忆。^[10]孙志刚之死原本就是一场悲剧,而且该事件的发生给广大受众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因此本研究也将从文化创伤理论出发,试图探究天涯论坛中网友们如何通过创伤叙事对孙志刚事件进行再现,并将个体内心的创伤投射给公众,以及塑造了怎样的集体记忆。

三、创伤记忆的现实回访

孙志刚事件给广大受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悲剧性的色彩势必会给人们的记忆造成创伤。本文首先试图通过话语分析,围绕回溯契机、回溯方式以及回溯情境与框架三个方面,来回访该事件形成的创伤记忆。

(一) 创伤记忆的回溯契机

2003—2017年,这15年间天涯论坛中的相关文本内容,包括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多种文本形式。通过在天涯论坛中以“孙志刚”为关键词进行站内搜索,在2003—2017年区间得到449篇相关帖子。符合以下标准的作为有效分析对象:

第一,文本内容与孙志刚事件的记忆主题相关性高;第二,排除纯属猎奇、凭空捏造的无意义离奇谣言;第三,帖子中是有意义的文本内容,排除乱码堆砌、空白或者链接失效等情况。符合标准的有413篇帖子,其中有84篇属于重复转载,基本是作者在论坛中的不同板块进行转载,以期重复强调;或者赞同该观点的非作者用户进行转载。另外,部分帖子内容并非社区用户全部原创,有的是直接转载了传统媒体的报道或者相关文章,作者通常都会明确标明转载,但只要通过论坛进行发帖,均看作是在线社区中网友生产的文本内容,作为本次研究的有效分析对象。每年有效帖数量的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2017年天涯论坛中已没有相关内容,主要是因为天涯论坛从2009年微博出现后,已经逐渐成为非主流性质的在线社区,大量用户开始转移到微博等其他在线社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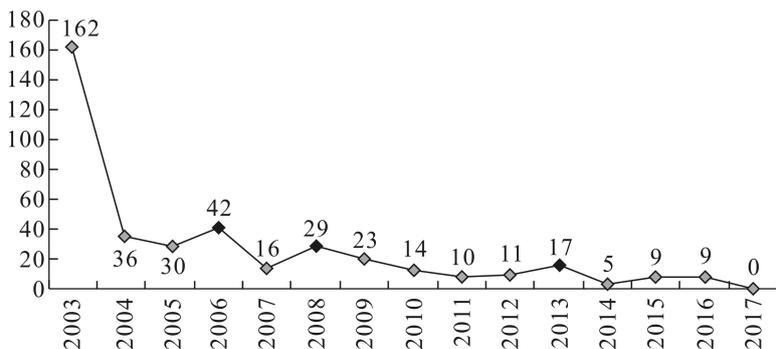


图1 天涯论坛相关帖子年度数量分布图

由图可知,2003年是孙志刚事件发生当年,全网关注度最高,随后帖子数量整体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但却在2006年、2008年以及2013年出现明显的增加。究其原因,2006年发生了钟南山事件。著名科学家钟南山在广州手提电脑被抢,警方迅速破案后,针对自己在广州街头被抢事件和当地治安状况,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能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并提出收容游民的建议,

从而引发网友关注和讨论,孙志刚事件也因此被再次提及。2008年由于奥运会的举办,北京市加强对外来人员实行暂住登记和暂住证制度,3月集中开展“依法登记办证,共创平安奥运”专项活动,加强对流动人口身份证件的核查,并对出租房内的各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这些行为也让人们再次回忆起孙志刚事件。2013年是孙志刚事件十周年,主流媒体纷纷进行纪念性报道,例如《中国新闻周刊》的《孙志刚:人去不如烟》、南方都市报的《孙志刚十年之祭:“想以他的名义帮助流浪者”》等文章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以及对孙志刚事件的再次集体回忆和怀念。

可见,创伤记忆的回溯契机主要包括三点:其一,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例如周年纪念和清明节等符合中国传统祭奠和感怀之际,帖子数量会增多。除了网友的自发祭奠与怀念,社区内部在特殊时刻还会组织相应的活动,例如2003年的悼念活动通知、墓志铭征集、2008年的社区“野祭”活动。其二,相关事件发生时,例如钟南山事件、2008年北京暂住证严查之际、广州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荣升事件等都会引起网友对孙志刚事件的再提。其三,当有其他弱势群体被曝遭受迫害之时,谈论孙志刚事件的帖子数量也会增多,例如广西南宁市救助管理站妇女被保安凌辱事件、魏文华因拍摄城管暴力执法被围殴致死事件等等。

(二) 创伤记忆的回溯方式

在线社区中的集体记忆呈现一种实时更新的状态,并出现了多元的记忆方式。研究发现,天涯论坛在线社区中人们对孙志刚事件的回溯方式可分为两种:第一,以文字的形式展开事件的记叙、讨论和抒怀;第二,通过社区组织网友参与线上和线下的活动。

实时更新的档案模式。对数字记忆的研究显示,与传统的线下纪念形式不同,线上纪念的开始与被纪念事件的发生之间的时间差更为短暂,甚至事件还没有完全结束,人们就已经开始忙不迭地展开纪念。^[28]在孙志刚事件还未有定论之时,天涯论坛上就已经出现了相关帖子,包括大量的事件实时记录与跟进内容,以及呼吁更多的网友进行关注,该事件的相关纪念活动也很早就已经展开。例如,孙志刚事件在天涯论坛中最早被提及是在2003年4月26日,即南方都市报首发报道《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第二天,论坛中一篇标题为《黄冈孙志刚's dead》的帖子在“湖北”板块中发布,内容是记者的采访手记,且在文末以超链接的方式,提供了关于孙志刚事件的完整叙事。从3月20日事发到6月27日案件得到终审判决,在线社区中人们对事件的回忆与关于该事件的实时记录几乎同步进行,在此期间,天涯论坛中总共出现了138篇相关帖子,数量上约占全部帖子的30%。对孙志刚事件的实时记录看似与回访记忆关系不大,但却是网络空间中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文本主题类别

从横向主题的维度上,本文将重复转载内容(除部分标题有所更改之外,帖子正文内容完全一致)的84篇文章去除,对329篇相关帖子进行了文本主题上的划分,涵盖以下六大类内容:

(1) 事件后续类。以孙志刚事件的实时进展、事件结果、事件结束后相关情况等为主要内容的帖子,例如《孙志刚骨灰昨回家(转载)》《孙志刚案广州人民法院判决书全文(转载)》,共47篇。

(2) 祭奠怀念类。以怀念孙志刚、祭奠孙志刚之死等为主要内容的帖子,例如《纪念我的老乡孙志刚》《我们永远感谢你——写在孙志刚远行六周年之际》《挽孙志刚》,共66篇。

(3) 事件总结与批判社会类。以反思事件,总结教训,借以批判社会现象,厘清事件价值等为主要内容的帖子,例如《哪里去寻找刺激现代制度的“牛氓”?——有感于孙志刚案件》,共84篇。

(4) 社区秩序活动类。以社区内部秩序维护,社区规则讨论,相关线上线下活动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帖子,例如《[版务处理]孙志刚事件后遗症的帖子不见了?? [已答复]》《清明,我们在互联网上“野祭”孙志刚,魏文华》,共12篇。

(5) 其他事件类。以其他社会事件为主要内容,但文中涉及再提和回忆孙志刚事件的帖子,例如

《雷洋会成为孙志刚第二吗?》《暂住证阴魂不散,卷土重来,天堂的孙志刚又哭了》,共72篇。

(6)自身经历讲述类。这一类别从主题定义上,应属于第五类其他事件类别中;但根据总体观察,网友在对孙志刚事件回忆时,对自身经历的描述十分典型且色彩浓重,故把非常典型的描述自身经历的帖子单独列出,这类帖子正文内容占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单独作为一个类别,易于分析,例如《我的派出所经历——兼悼念孙志刚》《我的三次被查证——比孙志刚幸运!》,共26篇。

2. 线上线下活动

线上线下活动方面,具体包含以下三种:(1)墓志铭、祭文的线上呼吁与征集;(2)孙志刚纪念文化衫的设计呼吁活动;(3)“天堂没有暂住证”的祭奠网站。可见,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在线社区的集体记忆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新颖。

(三) 创伤记忆的回溯情境与框架

1. 历史争夺:创伤是否发生

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指出,当创伤承携者试图让大众同样感受到挑战与威胁时,必然需要对以下四个问题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答案:一是痛苦的性质,对于特定人群或更广泛的群体而言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受害者的性质,即遭受创伤影响的个人或群体是谁;三是创伤受害者与广大受众有何关系;四是责任归属,即谁导致了创伤。^[29]为检验孙志刚事件是否对特定群体造成了文化创伤,本文将围绕这四个方面勾勒创伤记忆的样貌。

(1) 痛苦的性质

在文化创伤理论看来,事件可能提供了令人震惊和恐惧的感受,但事件本身并不是创伤,对事件的再现过程才进一步形成了创伤。在孙志刚事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创伤由何而来?通过对天涯论坛中相关贴文进行话语分析,可总结出网友们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所蕴含的创伤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年轻生命的戛然而止。网友在回忆重述孙志刚事件时,往往热衷于描绘孙志刚的大好年华与踌躇满志,极力突出其大学生的身份,却在生命最蓬勃之际戛然而止。并在这种描绘中,加入了对该事件和孙志刚个人的想象,来进行描写和回忆,“还没来得及……”“还没开始……”等诸如此类的假设型语句频繁出现,用来表示心中的遗憾。孙志刚的年轻生命也被形容成突然的断弦、乍破的玉瓶等意象,以此凸显年轻生命戛然而止的悲剧色彩。如下方文本所示:

年轻的大学生孙志刚……没来得及成家立业,没来得及生儿育女,没来得及恩养父母……仅仅因为忘记携带人民政府颁发的暂住证,他就把大好的光阴和锦绣的前程,通通断送在收容站的监房里。(《[百态人生]杨光:孙志刚之死两周年祭》慢刀解码 2005/3/14)

二是暴力强权与弱势民众的对比。在这种强弱对比中,强势方往往是暴力执法的机构和人员,难以抗衡的社会潜规则,或是泛化的社会权力机关;弱势方是孙志刚,孙志刚的家人和亲属,像孙志刚一样的外来务工者,以及泛化意义上的普通百姓。在这类话语体系中,人们更加强调孙志刚作为农民之子的身份,来自农村且势单力薄的他,如同“草芥”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迫害。这里面的强暴势力被网友们称作“恶警”“凶手”,被形容成“高高在上的”“邪恶暴力的”“没有人性的”,被比喻为“刀俎”“豺狼”;而面对这些,受害者无奈成为砧板上的“鱼肉”,颠沛流离的“蝼蚁”,被“残害”“践踏”“像野狗一样的驱赶”。这些都成为刺痛群众内心道德伦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迫使集体中的认同感逐渐上升。

三是建立在生命代价之上的法治进步。尽管通过孙志刚事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得到了废止,但这样的法治进步,却是建立在一个无辜年轻人的丧命之上,这也成为创伤的来源之一。“为什么推动中国民主的每一次进步,都要以鲜血为代价”“难道契机非要以悲剧而不能以喜

剧的形式出现么”……这样的发问话语在网友的回忆纪念中比比皆是,这里的孙志刚成为“制度的牺牲者”,而“孙志刚之死”“孙志刚悲剧”也逐渐成为公民非正常死亡和不公正待遇的代名词。

四是事件处于未有结局的进行时。法庭是文化创伤形成过程中重要的制度化场所,在孙志刚案件中,法律审判的场景被禁止宣扬。当时,孙志刚案件的庭审只有五家媒体单位被邀请参加旁听,且受诸多限制,被规定旁听时不得携带包裹、不得拍摄、不得录音,并且不得就此案进行相关采访。在宣判后,旁听的媒体也只能统一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稿件。在天涯论坛的记忆书写中,孙志刚事件的结局也大多以一字不改的官方新闻稿转载形式存在。可见,用来重塑公正和平衡内心道德秩序的重要环节,在孙志刚事件的结局部分并未完结。此外,暂住证制度未完全消失、暂住证这个实体物件仍然存在以及人们对于制度变革的关键内容依然认知不清,也是该事件在网友心中没有完全结束的原因。

综上,在网友对该事件的描述中,孙志刚年轻生命的戛然而止被强调与凸显,孙志刚的弱势地位与暴力执法者的强势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建立在生命代价上的社会进步显得格外刺眼,内心的道德秩序尚未得到平衡与重塑。这种强与弱、恶与善的对比,加重了孙志刚命运的悲剧。

(2) 创伤受害者及其与广大受众的关系

不难发现,虽然事件中的具体受害者是孙志刚,但孙志刚事件给社会也带来了一定的创伤,某种程度上来讲,创伤受害者实则是更广大的受众。

……这就是说,大家关心的不是孙志刚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像孙志刚这样的人,或者说,大家是怀着比较自私的目的,即关心自己,才聚到这里,讨论如何维护我们的权利,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6月29日讲座讲稿:庄礼伟:孙志刚事件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舞雩2003/7/1)

在大多数回忆话语中,都饱含着这样的指代:孙志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和孙志刚一样的受害者。以上这则帖子的内容于2003年7月发布在天涯论坛的“新闻众评”板块,明确指出“孙志刚”早已不是具体的事件受害者,他代表的是广大的“暂住人”,可以是“农民工”“下岗工人”“流浪汉”和“大学生”,他成为弱势群体遭受迫害的象征,他的受难形象和广大受众融为一体,蒙受创伤的是像孙志刚一样的广泛弱势群体。

遭受创伤的受害者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类似经历的同时,也回忆起了该事件,从而让更多的人认可这段记忆。通过这种寻求共鸣的方式展开对孙志刚事件的记忆书写,以表达“我”在这个事件中也感受到了伤害。可见,普遍的创伤受害者们,与孙志刚这个具体事件的受害人,形成了广泛的“受害者联盟”,并成为这次集体记忆中受害者的主流样貌。

(3) 加害者是谁?

对于加害者是谁的责任归属,基本可归纳为两个主要对象:一是不合理的制度之恶;二是社会人性之恶。两种不同的责任归属,也决定了网友面对未来时稍有不同的态度,前者相比后者,面向未来的态度要稍显积极一些。在事件总结与社会批判这一类的帖子中,有着比较明显的意见表达和责任归属的划分。

首先,当加害者被称作是不合理的制度之恶时,收容遣送制度被称作“罪魁祸首”“恶法”。每当这个制度被提及,前面会被加上诸如“万恶的”“邪恶的”“人神共愤的”等形容词,在这样的责任归属下,是“体制杀了人”,而孙志刚则是“制度的牺牲者”。孙志刚之死“是一个必然,即使孙志刚不死,别的人也会死”。但因为制度是可以变更的,社会制度体系可以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所以人们会倾向于站在历史前进的视角来看待这段记忆,自然也会流露出对治愈创伤的希冀。

另一个责任归属是社会人性之恶,这其中的加害者包括警察、收容所中的打人者、收容所中的安保人员等。这类责任归属认为,是社会的各种腐朽潜规则,让人性之恶得以滋生,最后导致了孙志刚的悲剧。加害者被称作“可以随便致老百姓于死地,决定生杀大权的阎王”,是“魔鬼”“阴险敌人”

“豺狼”“元凶”“恶徒”。

2. 阐释争夺:创伤有何意义

意义的阐释争夺,体现了大众对于主动构建该事件集体记忆的目的和意义,即为什么我们要记住该事件,记住该事件能带来什么,该事件的集体记忆为什么对我们而言如此重要。本文总结该创伤的意义阐释主要有三类:一是中国法制的变革与进步,二是社会人性的反思与剖析,三是中国媒体舆论作用。这三类源于事件所处的三种制度性场所:法律场域、社会道德场域和大众媒介场域。

第一类,中国法制的变革与进步。在天涯论坛中,关于此类意义的阐释非常之多,且十分明确。网友认为,通过铭记该事件,让更多人明白孙志刚事件“促成了一个被认为存在侵害公民权利漏洞的法规的更改……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在前进”。网友积极构建这份记忆,认为孙志刚事件之所以值得我们被铭记,是因为该事件是中国政治法制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里程碑,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法学界可引以为荣的“光荣与梦想”。可见,孙志刚事件以一个纪念碑般的形式,被铭刻在法学进步的记忆中,也成为该事件被抽象出的主流意义与价值。

第二类,对中国社会与人性的反思与剖析。在线社区中,网友通过对事件的再次回忆,来强调铭记该事件,对于社会与人性的反思具有重大意义,并构建了对今后类似事件的道德评判标准与框架。这一层面的意义阐释与争夺显得较为激烈,从中国的民主基础讨论到人性本恶还是本善,从社会冷漠到精英觉醒,角度各异,相关讨论从事件发生当年到现如今从未停止过。如:“从孙君事件中吸取经验:要公平,民主不可少,而民主必须要自己去争取。”(《孙志刚事件的幽灵还在你我身边》siao111 2006/5/8)

第三类,中国媒体舆论作用。在孙志刚事件里,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巨大力量、知识分子振臂高呼的形象都成为重要的记忆内容。在回忆孙志刚事件的文本中,不乏对《南方都市报》这一首发媒体的提及,可见当时媒体舆论在该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南方都市报,如果没有稍稍游离于主旋律边缘的互联网络,孙志刚的故事,也就差点埋在盛世的光辉之中了。”(《[百态人生] 杨光:孙志刚之死两周年祭(转载)》慢刀解码 2005/3/14)

3. 情感争夺:创伤激起什么情绪

在孙志刚事件的记忆书写中,积极情绪少之又少且表达含蓄,主要呈现于该事件的意义阐释之后,例如《天真的呓语——永远告别“孙志刚悲剧”》文末:“有关方面也表现出正视民意、从善如流的良好风尚,可喜可贺。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在前进。”大多都是较为消极的负面情绪,主要是心痛、愤怒、失望、无奈、恐惧等,通过诗歌创作、祭文创作、二度故事再编等多种写作形式表现出来,对受害者亲属的同情,对加害者的愤怒,对自身的无力感等多种情绪交集。其中,因为孙志刚事件而流行至今的“天堂没有……”的句式更是将这种情绪尽显。“天堂没有暂住证”这句话在当时广为流传,网友们在标题中也纷纷引用此句,并成为孙志刚祭奠网站的名称。那种失望和恐惧,只能无奈寄希望于死后天堂的念想,是这段创伤记忆令大众心痛的典型体现。

此外,正如之前提到的,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高潮在事件的记忆中多多少少都有浓墨重彩的突出部分,但是事件的结果却是叙述最不清楚的一部分。大多数网友对制度变革的了解并不清晰,很多人以为孙志刚事件后是废除了暂住证,但暂住证其实依旧存在,废止的是《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最主要的是从“收容遣送”变成了“救助”。所以,愤怒和失望等情绪在孙志刚事件之后反而逐渐加重。例如2007年,广州严查暂住证,《第二个孙志刚就要出现!!!!》《孙志刚骨灰未冷,暂住证死灰复燃》《广州陈田村今晚再次抓人查暂住证,孙志刚事件是不是又重新来临》等帖子迅速出现在天涯论坛中。孙志刚之死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记忆开关,一旦提及,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对年轻生命逝去的惋惜等情绪仍然能被重新唤醒,且表现强烈。

四、自我书写的记忆构建

与传统媒体掌握话语权的格局不同,网络社区的快速发展,为网民提供了个人对公共事件的阐释机会,有利于公众将自己的经历、情绪、态度等加入孙志刚事件的记忆书写中,并将此记忆成果分享给社区成员,相互交流,以获得认同,通过这些过程最终形成稳定的在线集体记忆样貌。

(一)大量的自我书写

天涯论坛中,网友在孙志刚集体记忆的书写中加入了大量的自我经历与体验。在自我经历讲述类型的帖子中,主要包括两种内容:一是因为自身经历,想到了孙志刚事件;二是因为孙志刚事件,回忆起了自己的经历。在这两种书写中,都加入了个人经历的记忆书写;而且,把自己的恐惧、绝望、愤怒放入了对孙志刚案件的观察和记忆里。这种由网友自述的亲身经历,给那些未曾亲眼看见孙志刚事件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想象资源。

网友自我经历的回忆描写中,包含了与孙志刚事件相似的起因,例如被查暂住证、被迫办理暂住证:“今晚数百警察突袭俺住的民房,来了数辆车,类似城管的那种,拿不出居住证的全部带走……谁会是下一个孙志刚!!!!”(《为保大运,谁会是下一个孙志刚!!!!》牛顶庖丁 2011/3/14)以及相似的经过,例如被警察或者执法人员殴打和凌辱,被公权者刁难或者恐吓等等:“孙志刚尸骨未寒……广州新一轮的暂住证检查又来了,这次如暴风骤雨般凶猛,本人在广州市白云区环窖村经历了查暂住证时的可怕一幕……男男女女们鸡飞狗跳似的逃跑,还没晃过神来,七八个保安冲过来了。”(《[商务]孙志刚尸骨未寒,广州暂住证风云又起(转载)》waterfallsz 2004/6/17)还有相同的高潮,例如冤屈无处申诉、对社会充满愤怒与失望等:“我们有身份证,广东人要查我们的暂住证。……孙志刚跟我一样……我在发抖。”(《正午的阳光照在大地(为孙志刚……)》笔尖上的微笑 2004/4/4)

不难发现,网友在讲述完自己的经历后,往往希望这份个人记忆能在孙志刚事件的大框架中得到认同,并企图通过自我书写,将个人感受融入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中。在这些书写中,作者与孙志刚共建了一个“受害者联盟”,记住孙志刚就是记住和自己一样的悲惨命运。他们在自己的经历框架下勾连孙志刚的悲惨命运,在孙志刚的事件背景中渗透个人的情感体验。他们在在线社区中不仅书写记忆,且“奔走”于各个板块,交流、呼吁、取得认同,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受害者联盟”,形成以铭记孙志刚为轴的共享记忆与集体认同。

甚至在一些自身经历讲述类型、其他事件类型的主题书写中,事件情节虽与孙志刚事件相似度非常低,但仅仅是因为自己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正,就将这种情绪体验加入对孙志刚事件的回忆当中。这些被描述的受害者,有出身苦寒的农民工、被压榨的黑煤窑工人、被强制引流的怀孕妇女等,其身份已经脱离了孙志刚事件中原来的受害者形象。孙志刚事件在被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中变得越来越抽象,成为命运不公的象征。公民受到的非正常伤害的经历,以及个人因感受到不公正而产生的情绪,都足以唤起人们对孙志刚事件的回忆,进而在网络社区中进行自我书写与记忆共享。

(二)积极的记忆构建

除了大量的自我书写,网友们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在线社区中积极构建了有关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

首先,他们有意地强调大众的记忆责任,发帖建议要为孙志刚立碑、做文化衫、设纪念日等。并在文中点明加害者身份、受害者身份,肯定事件的记忆价值,强调被铭记的重要性与意义:“请文采好的高手为孙志刚写一篇墓志铭吧,以表彰其对中国法制进程做出的巨大贡献,日后子孙也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请文采好的高手为孙志刚写一篇墓志铭吧!!!》爱果者 2003/12/19)

其次,在叙述过程中,勾连当下的一些热点事件,或者记忆深刻的历史事件,再选取孙志刚事件中的某个情节进行对比叙述。将孙志刚事件与魏华强、马加爵、唐福珍等事件进行对比,并在当下的

热点事件中嵌入对孙志刚事件的回忆,例如《但愿血的代价能警醒世人,但愿马加爵如孙志刚推动社会发展》《唐福珍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孙志刚? (转载)》等帖子,都在凸显孙志刚事件在当下热点事件中的记忆地位。

再次,定时程序化地回访过去的纪念文章,将之前的祭文、诗歌等制作成合集,再发新的帖子以唤醒记忆,如《[诗歌]去年孙志刚事件后的诗歌》《[救灾指引]历史上的今天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一审宣判(转)》等。虽然部分帖子只是简单地重复整合过去的已有内容,但“不能忘记”“让更多人知道”等强调记忆的话语十分醒目且常见,是用户主动构建记忆,强调铭记的重要行为。

最后,他们还会持续关注自己的帖子评论、转发频次、观看人数、所处的板块位置;并且在评论区域踊跃地回答网友问题,更新观点,增加资料链接来构建更完整的叙事。这种快速的链接式回访,让诸多细节得以呈现在一个讨论页面中,且实现快速的资料补充,弥补了在线社区中过于短小且碎片化的叙事样貌。在遭遇观点冲突等记忆话语争夺时,网络空间的自由与平等让网友们得以主动发声,以共同维护社区秩序。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线社区中自由的话语争夺。

(三)自由的话语争夺

传统媒体无法满足普通用户对观点表达的诉求,但在网络虚拟空间里,网络用户则能够主动争夺自己的话语权力,并围绕孙志刚事件与其他网友展开激烈的讨论。

首先,对于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第N个孙志刚”的话题,产生了广泛争论。在孙志刚事件之后,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件,可以被拿来与孙志刚相类比,在天涯论坛中对这样的讨论不在少数。这些话语争夺中,涉及相关事件的意义价值、社会地位等等,这些细节均会影响网友判断该事件是否可以与孙志刚事件放在同样的记忆地位。例如,雷洋案发生后,有人认为雷洋是第二个孙志刚,但持异议的网友“易家仁 2016”则认为“孙志刚事件指向的是当年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收容遣返制度”,而雷洋案“其诉求在逻辑上只能指向改进警察执法,改进意外事件的信息发布”。在“易家仁 2016”发布帖子6小时后,用户“钟爱国”发帖《从孙志刚到雷洋愿祖国不再有惊惧者(转载)》,认为“从孙志刚到雷洋,13年过去了,同样是普通公民之死,都掀起了社会的巨浪”,都是现代化社会过程中的冲突体现。

其次,对警察等基层执法人员、同样被收留的打人者应该被怎样记忆,也成为话语争夺的一个中心。相关基层执法人员在孙志刚事件中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为他们的正名也从未停止过。天涯论坛的“警察天地”板块中,部分人发声认为,不应该因为这一件事就否定基层人员的辛苦付出,这种记忆中的人物形象,对广大基层执法人员是不公平的。对于同样被收容却暴力打人的李海婴等人,也有部分观点认为:“他们同样是收容制度的受害者,这种制度又让受害者成为害人者。但是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吗?正如古罗马斗兽场里,将手持利器的奴隶和猛虎、狮子放在一起,你不杀狮虎,你就会被狮虎吞吃或者被奴隶主处死。在这种情况下,再懦弱的人也会成为猛士。”

此外,在天涯论坛中,围绕孙志刚事件是否造成了广州治安水平下降这一话题,也留下了激烈的话语争夺文本,还出现了“孙志刚后遗症”这一词语组合来表示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位名为“广州人讨厌孙志刚”的用户,表明自己是广州地区居民,认为孙志刚事件使得广州的执法力度下降,治安水平堪忧。面对诸如此类对孙志刚的责怪,网友们发起评论反驳,甚至直接发帖邀约“应战”讨论是论坛中的交流常态,例如《不是决斗,也不是人肉,我只是想请“广州人讨厌孙志刚”吃个便饭》《我愿意戴这顶帽子(答“广州人讨厌孙志刚”)》之类的帖子。他们大多都表明,这些讨论都是为了让后人错误地记忆孙志刚事件,不然“终有一天,致命的伤害会发生在你至亲的人身边”,对这件事情的集体记忆将成为面对未来事件的道德评判框架与行为准则,所以网友积极地维护自己在记忆构建中的权利,对孙志刚事件留下怎样的集体记忆,该记忆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十分重视。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在网络传播的视域下,借鉴文化创伤的视角,通过案例研究,对15年间,“天涯论坛”中有关“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总体上,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呈现出明显的创伤样貌,悲剧成为主流的叙述基调,“孙志刚之死”成为公民不公正待遇的代名词。在集体记忆的回溯上,表现出对创伤记忆的现实回访框架;在集体记忆的构建上,包含了网友大量的自我书写、积极的记忆构建以及自由的话语争夺。

首先,该集体记忆的回溯契机,主要是在特殊的缅怀时刻、相关的或相似的热点事件发生期间,该事件被重点提及,且与当下的热点事件勾连叙述。

其次,该集体记忆的回溯方式,主要是论坛中的文章书写和线上线下活动。在书写主题上,内容丰富,主要有六大类别,分别是:事件后续类、祭奠怀念类、事件总结与批判社会类、社区秩序活动类、其他事件类、自身经历讲述类。

再次,该集体记忆的回溯情境与框架中,创伤记忆样貌清晰,特征明显,可辨认出创伤的四大主要来源头:年轻生命的戛然而止、暴力强权与弱势民众的残酷对比、法治进步所付出的流血生命代价、事件处于未有结局的进行时状态。而对加害者的责任归属划分,基本以制度之恶和社会人性之恶两大类为主。其中,加害者形象突出,特别是恶警形象深入人心。而创伤的蒙受者,则是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孙志刚的具体受难形象成为他们的典型代表。网友们通过对集体记忆的书写,来进行阐释争夺和情感争夺。在记忆的书写中,悲伤、愤怒和失望等情绪成为此次创伤记忆中的主流情绪。

此外,该集体记忆的构建中,出现了来自社区用户的大量自我书写。网友除了充当记叙者的角色之外,更是直接扮演了一种“呼告者”的角色,自身俨然已成整个事态发展中的一部分。在虚拟社区里,他们还建立了与孙志刚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受害者联盟”,共同“抵抗”不公正命运。他们试图将自己的经历、态度和情感体验加入对孙志刚的集体记忆中,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回忆孙志刚事件的支撑材料,以此来想象未曾亲眼看见的惨案。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更积极的记忆构建行为,以及更加自由的话语争夺。

(二) 讨论与反思

集体记忆相关研究历史近百年,一路高潮与低谷波折起伏,在新的传播生态下,互动方式、形成过程、权利地位等等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本文对在线社区中集体记忆的个案关注,是数字记忆场所下,对记忆书写新特征的适时探讨和观察。在网络传播时代,类似于孙志刚事件的各类公共事件层出不穷,这些事件是中国社会高速发展期社会矛盾、民生问题的体现,对此类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至关重要,对其创伤记忆样貌的细致描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国的创伤记忆研究多见于文学作品类的流派分析,而当代的社会事件,其实也正是创伤记忆研究的案例聚集地。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方面,本研究在受众群体上有诸多限制,并不能反映出足够广泛的受众集体记忆。因为2003年活跃在天涯论坛中的人群有其鲜明的特点,他们大部分是中国社会较早进行网络内容生产的一代,自称“精英”“知识分子”,有着稍高的知识水平与社会地位,他们并不能代表广泛的受众,其表现出的集体记忆样貌只是属于此类人群的共同认知。另一方面,对于创伤记忆中,被污名化的加害者形象、创伤的治愈过程等问题都还有待更细致、更系统的研究和分析。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在线集体记忆的创伤样貌,因此其他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待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 [1] 金寿福.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外国语文, 2017, 2: 36-40.
- [2] 胡百精. 互联网与集体记忆建构.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4, 3: 98-106; 159.
- [3]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毕然, 郭金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9.
- [4]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7.
- [5] 张庆园. 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 从传统社会到新媒体时代.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13.
- [6] J. Assmann, J.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1995, 65: 125-133.
- [7] 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München: Verlag, 1997: 50.
- [8] 霍斯特-阿尔弗雷德·海因里希, 韦雷娜·韦兰, 杨威. 作为微观-中观-宏观关系的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 学术交流, 2017, 10: 5-14.
- [9] 张志安, 甘晨. 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 1: 55-77; 127.
- [10] 李红涛, 黄顺铭. “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1949-2012)的内容分析.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 1: 37-54; 126-127.
- [11] 李红涛, 黄顺铭. 传统再造与模范重塑——记者节话语中的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 国际新闻界, 2015, 12: 6-25.
- [12] 周海燕. 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 检讨与反思.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 9: 39-50; 126-127.
- [13] A. Reading. Memory and Digital Media: Six Dynamics of the Global Memory Field//Motti Neiger, Oren Meyers and Eyal Zandberg.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14] M. Foster. Online and Plugged in? Public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Digital Age. Public History Review, 2014, 21: 1-19.
- [15] G. Yang. Alternative Genres, New Media and Counter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Mikyong Kim, Barry Schwartz. Northeast Asia's Difficult Past: Essays in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29-146.
- [16] 吴世文, 杨国斌. 追忆消逝的网站: 互联网记忆、媒介传记与网站历史. 国际新闻界, 2018, 4: 6-31.
- [17] 黄顺铭, 李红涛. 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2004-2014)的个案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 1: 5-23; 126.
- [18] M. Ferron, P. Massa. WikiRevolutions: Wikipedia as a Lens for Studying the Real-tim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ies of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1, 5: 1313-1332.
- [19] C. Pentzold. Fixing the Floating Gap: The Online Encyclopaedia Wikipedia as a Global Memory Place, Memory Studies, 2009, 2: 255-272.
- [20] 陈旭光. 互联网与当代青年集体记忆的建构——基于90后“高考记忆”的经验研究. 当代传播, 2017, 1: 66-70.
- [21] 同心. “成为更好的自己”: 时尚论坛与女性身体消费——以天涯论坛时尚版为例. 新闻大学, 2014, 1: 140-145.
- [22] 杰弗里·C. 亚历山大, 王志弘. 迈向文化创伤理论. 文化研究, 2011: 11-36.
- [23] J. C. Alexander.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15.
- [24] 郭恩强. “以新闻而生, 以新闻而死, 为新闻殉节”——刘焜生案与“九·一”记者节的创伤记忆叙事. 国际新闻界, 2019, 9: 84-104.
- [25] 任俊玉, 贺萍. 文化创伤视角下哈罗德·品特戏剧阐释——以《送菜升降机》为例.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4, 3: 83-85.
- [26] 杰弗里·C. 亚历山大. 社会生活的意义: 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 周怡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84.
- [27] 阿莱达·阿斯曼, 陶东风. 创伤, 受害者, 见证(上). 当代文坛, 2018, 1: 153-159.
- [28] 李红涛, 黄顺铭. 一个线上公祭空间的生成——南京大屠杀纪念与数字记忆的个案考察.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1: 5-26+126.
- [29] 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ard Giesen,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3-15.

The Recall at the Reality and Self-writing of Traumatic Memory ——the Case Study on Collective Memory in Online Community

Hong Jiewen (Wuhan University)

Yang Jin (Zhejiang University)

Tang Li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yberspace, everyon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explain public events, and can get the right to actively construct and write in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uma, this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texts of Sun Zhigang event in the online community "Tianya Forum" from 2003 to 2017.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llective memory formed around the Sun Zhigang event in the "Tianya Forum" have shown an obvious traumatic appearance. In the actual recall to traumatic memories, tragedy had become the mainstream narrative tone, and sadness, anger and disappointment had been the mainstream emotions in traumatic memor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 large number of netizens had actively written for themselves, injecting similar personal experiences into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Sun Zhigang event, and also established a "victim alliance" with Sun Zhigang. Over time, "Sun Zhigang" and "Sun Zhigang event" have gradually been abstracted as representatives of social vulnerable groups and symbols of unfair encounters.

Key Words: online collective memory; Sun Zhigang event; cultural trauma; self-writing

■ 收稿日期: 2019-09-15

■ 作者单位: 洪杰文,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杨 金, 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 浙江杭州 310058

汤 恋,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责任编辑: 汪晓清